



12-1-1982

殘障的產生及其防止措施概說

德明 朱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rp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Rehabilitation and Therapy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朱, 德明 (1982) "殘障的產生及其防止措施概說," *Rehabilitation Practice and Science*: Vol. 10: Iss. 1, Article 15.

DOI: <https://doi.org/10.6315/3005-3846.1627>

Available at: <https://rp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10/iss1/15>

This Original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Rehabilitation Practice and Science.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Rehabilitation Practice and Science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Rehabilitation Practice and Science.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twpmrscore@gmail.com.

參加「亞洲地區殘障重建工作人員研習會」心得

私立中壢啓智技藝訓練中心 李崇信

聯合國訂西元一九八一年為國際殘障年。日本各界為了響應這個活動，特成立了「國際殘障年日本推進協議會」(Japan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Year of Disabled Persons) 策劃進行了一系列的活動，並於八月下旬在日本東京舉行了為期三週的「亞洲地區殘障重建工作人員研習會」(Japan Study Program for Asian Leaders in Rehabilitation) 邀請了中華民國、泰國、香港、新加坡、印尼、菲律賓、韓國、馬來西亞等八個國家地區十八名殘障重建工作者參加。我國由「中華民國傷殘重建協會」推薦了振興復健中心的廖小姐及台大醫院復健部蔡小姐以及中壢啓智技藝訓練中心的本人三位前往參加。全部研習會的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部份進行，第一部份透過專題演講、影片介紹及參觀活動，介紹了日本社會福利工作制度和殘障重建工作實施的情形。第二部份是為期兩週的實地見習，參加者依工作之性質及範圍被分派至相關的機構中，由實地見習中以了解其實際。第三部份是各國的工作報告以及心得感想報告和專題討論。以促進各國間殘障重建工作之了解和合作為目的。參加了這次深具意義的研習會後，內心有著許多的感觸，尤其針對國內中、重度智能殘障者的重建工作方面，希望藉這份雜誌的刊出，提供給大家參考及指教。

日本的社會福利制度很健全，對殘障者的照應相當完備。一個殘障者由初生至成人，不論其醫療、就學乃至就業都有一套完整的辦法予以協助。使得殘障者不僅在各方面的需要能獲得妥善的支援，更能藉著這些協助，從而具

備獨立謀生之能力，站立於社會當中成為殘而不廢的人。其能達到今日之成果因素固然很多，但有一點非常重要，就是有完備的法規及體制為後盾，使得各種教育、復健、醫療計劃在有完備的法令可資依據及憑藉的狀況下，各個機構、組織推行起來非常順利，以致於有很可觀的成就。

以啓智教育來說，雖然早在一八九〇年日本便有第一個為輕度智能不足兒童所設的特殊班級，但發展十分緩慢。直到一九四七年兒童福利法(the Child Welfare Law) 以及學校教育法(School Education Law) 的頒佈，對十八歲以下智能不足兒童的教育實施有一明確的規定和辦法之後，為中重度智能不足兒童所設的特殊學校，及為輕度智能不足兒童而設於一般學校中的特殊班級，才迅速普遍的發展開來。一九六〇年更有智能不足者福祉法(Law for the Welfare of Mentally Retarded Persons) 和身體障害者雇用促進法(Physically Handicapped Persons Employment Promotion Law) 的頒佈，使得十八歲以上的智能不足者，在法律的保障下不論在生活、就業、就醫上都能得到合理妥善的照應。

反觀我國，自民國五十九年頒佈了「九年國民教育實施條例」之後，這十餘年來在各國小、國中相繼設立了許多啓智班和益智班後，才使得輕度的智能不足兒童獲得接受教育的機會。但這也僅止於輕度(可教育性)的智能不足者而已。對於 IQ 在五十以下的許多中重度智能不足者，直到民國六十五年設立了台南啓智學校之後，才有了唯一的公立的教育中重度

智能不足兒童的學校。在僧多粥少的情形下，絕大多數的智能不足兒童仍被排拒於學校大門之外。這期間雖然也有許多由私人或教會、慈善團體所設的機構，收容中重度的智能不足兒童，但在於法無據的情況下，這些機構究竟是收容所呢或是教育單位也是妄身未明。不過，由於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使得我國對中重度智能不足兒童的教育無法展開，使他們不能與其他人同樣享有受教育的權利確是一個不爭之事實。為著他們的利益和幸福着想，有關法令的制定實在刻不容緩。

在兩週的見習中，我及香港扶康會的陳主任以及韓國的崔老師一道被安排在「弘濟學園」裡。弘濟學園是日本鐵道弘濟會所支援的私立機構。鐵道弘濟會是日本於二次大戰後，欲恢復社會秩序，由民間發起的社會福利事業組織。其財務由分佈在全國的鐵路專賣店（Kiosks）經營之盈餘來支持。該園成立於一九五三年六月。起初只有卅位學生，經多次遷建，於一九七二年移至神奈川縣的秦野市。佔地六萬餘平方米，現有學生一百九十餘人，年齡由六歲至三十餘歲不等，是一所收容中重度智能不足者，施以教育、養護、職業訓練的綜合性特殊學校。該校雖然為一所私立學校，但在日本眾多的啟智學校中為一相當代表性的學校，每年有三、四千位其他學校的老師及大學中攻讀特殊教育的學生，甚至外國類似機構的工作人員至該校受短期的訓練或見習。在近三十年中，經由該校教育、輔導而畢業的學生於社會中能獨立謀生者，共有一百五十餘人，可見其在教育成果上的輝煌成就。在短短兩週的見習中，對該校雖無法一窺全貌，但對他們的教學指導方式以及社會安置的措施，留下極深刻的印象，現一一分述於下。

當我參觀該校學生的作息中，首先我驚訝於他們居然能將重度的智能不足者訓練至可以參與庇護工廠的生產操作。在我已往輔導中重度智能不足者的操作訓練中，我認為中度者在經過訓練後能參與簡單的生產工作。但對於重

度者我的經驗使我覺得那是不可能的。見了他們的工作情形，我簡直難以置信。其次，我見到大部份在此的學生，在情緒上都十分安定、守秩序。表現在態度上的是充滿自信、自重的神情，以及樂於學習樂於參與工作。與一般智能不足者情緒不穩定、孤癖、缺乏自信心、缺乏學習意願等行為特徵截然不同。他們是如何做到？用什麼方式？用什麼教材呢？

過去我們對於智能不足兒童的教學，一直以一般傳統的教學方法。認為只要將班級人數降至接近一對一分組，而加以個別的加強反覆操作，學習一些讀、寫、算等的簡單教材，便是啟智教育的教學模式。這種方式的結果，只有使老師更加確信他們的低劣及無可葯救及造成兒童們更深的失敗感、挫折感外，一直沒有突破性的成就。這種「知識性」的認知教學活動，往往忽略了智能不足兒童的身心特性，一味在其低劣的能力上加強，企圖扳回一點什麼。該學園園長中村健二先生的一番話，真值得從事啟智教育的工作者深思。他說：「本校工作同仁，一切的心思及努力只放在如何使這些孩子活得更快樂更有意義上。故所抱定的只有三個原則：第一，不要一心只想著他不會做的事，而應想他還能做什麼。第二，不要只看到他所失去的能力而想加以挽回，應該看他尚殘存有什麼能力，去發掘他殘存的能力。第三，不要把努力放在『如何協助他做好這件事，而應努力於『如何使他獨自做好這件事』』。根據如此該園以「作業學習」的方式，來進行教學的活動，指導學生學習其將來進入社會中，獨立生活所應具備的能力、態度和習慣。

作業學習這名稱是來自復健醫學的「作業療法」（occupational therapy [OT]）簡單的說是藉著某一種的操作為媒體，而達到其他教學目標的學習方法。由於到現在為止，沒有一種一貫性的教育制度能適合於智能不足兒童，因此他們入學年齡、時間不能一致，能力及個別的差異又極大。再加上他們因生活與智力的特徵，在社會、家庭各種複雜因素的衝突

中常造成他們心理及行為的異常。例如劣等感、欲求不滿、缺乏自信心等，使得傳統的課堂講學式的上課方式，對他們完全不適用。作業學習是讓學生於操作或作業的過程中，讓孩子於完成一件作品時所得到的滿足及歡愉中，慢慢恢復其自信心，更由信心中產生學習的意願。操作的目的並非要使學生習得職業的技術，乃是由操作的過程中重拾其破損、受傷的人格。由各樣美麗的成品中得到努力後的成就感，由「讓我也來試試看」的動機中導入，進而「我也已經做過了」，更再進入「我已經能自己做了」。此時對他們而言，生命有了全新的意義，是充滿希望的，因而激發了自動自發的學習意願和追求知識的慾望，而老師再適時的給予適量的教導，他們的進步就非常神速。學生在這種安定、滿足的環境中，做「生活的學習」、「能力的開發」，再配合以音樂、體育等的課程，直到他們具備了適應社會生活所應具備的能力為止。

在過去，該園的學生由學校畢業後便直接進入社會當中，結果往往有相當比例的學生，因無法適應社會的生活，就業率僅達百分之三十六。經多方探討後，該園便於一九六三年在東京市區內設立了學生輔導中心（After Care Center）學生由學校中畢業後，再到此中心做社會適應的輔導，直到能獨立生活於社會中為止。經此措施，學生的就業率達到百分之九十二。此中心的功能，除了安排學生的就業外，中心老師並經常至工作場中去探視學生工作的情形，了解學生的工作，並於遭遇問題時加以發現協助處理。並指導學生於工作之餘暇，如何運用休閒時間做有益身心的活動，如何將工作所得薪資做正確的運用。在該中心主任矢部·進先生的陪同下，我們參加了學生每天晚間的檢討會。此會由學生輪流擔任主席，全部的十五名學生，將一天上班工作中的情形做一簡短的報告，老師則在最後做一講評。如有一位學生說，今天在公司中他的上司罵他「巴格野魯」他很是生氣又不知如何是好。老師便於

結論時對他疏導一番，並告訴全體學生說：「若將來有類似的情形發生時，你們記住只要回答：『是！知道了』就好了。」

參加了當晚的聚會令我深深感動不已，看著學生們一一的發言，雖然他們沒有很好的表達能力，講起話來結結巴巴，而且經常詞不達意。但他們表現出那種成熟的心態，很難相信他們的智商不到五十。當矢部先生將我們介紹給全體學生時，我們一一做了簡短、禮貌上的自我介紹及問候。有一位學生自動的起立致詞，他說：「我雖然智能較差，但我還是很快樂，因為我知道還有許多更不幸的人，不能說話，看不見，不能走路。我很幸運，能在此中心過著愉快、幸福的生活。」當他說完了這番話，其他學生皆報以極熱烈的掌聲。是的！他正說出了每一位學生的心聲。純真，沒有任何虛假的表露出他們對老師的感謝。由這位智商僅三十九的學生的這段話中，我實在看到了對智能殘障者重建工作成功的最佳明證。

這一次很榮幸的能有這機會，與亞洲地區許多國家的社會工作者相聚一堂。一方面做心得的交換，一方面能有新知識的吸取。深遠的來說，這次研習會成爲一個溝通國際間社會工作者的橋樑，開發了日後國際間，社會福利工作機構，相互間支援及協助的管道。以協助世界各地，身心有殘缺，需要扶持的不幸人們，能有更幸福快樂的人生。在此謹向國際殘障年日本推進協議會，主辦這次研習會的舉動致敬。尤其特別對協議會主席太宰·博邦先生以及策劃這次研習會的小島·春子教授及參與全部工作的工作者，弘濟學園的園長中村·健二及全體老師等於會期間，對我們親切、殷切的款待，致最深的謝意。